



橘子黄的 第六感爱情

白一墨 作品



第六感暖萌女法医vs傲娇萌系天才犯罪心理学教授
随书新增万字番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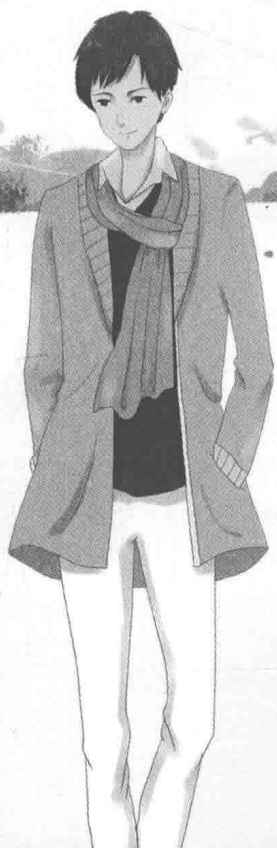
她使他灰色的世界色彩斑斓
他授她无味的人生馥郁芬芳
她解读冤骨无声的细语，他改写她所预见的未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他们携手与罪恶斗争到底，直面人性与爱

橘子黄的 第六感爱情

白一墨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橘子黄的第六感爱情 / 白一墨著. — 南京 :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594-0910-2

I. ①橘…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831 号

书 名	橘子黄的第六感爱情
作 者	白一墨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吴小波 唐 慧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唐 慧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93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910-2
定 价	2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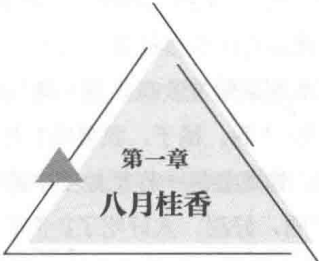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一章 | 八月桂香 | 001 |
| 第二章 | 潜龙现身 | 012 |
| 第三章 | 骨色骨香 | 025 |
| 第四章 | 去向成谜 | 036 |
| 第五章 | 魔术表演 | 048 |
| 第六章 | 地心营救 | 060 |
| 第七章 | 思念如海 | 074 |
| 第八章 | 花开无声 | 086 |
| 第九章 | 行走的吻 | 101 |
| 第十章 | 红桃女王 | 113 |
| 第十一章 | 迷雾围城 | 124 |
| 第十二章 | 消失的Q | 135 |
| 第十三章 | 红色秘密 | 147 |

目录

CONTENTS



第十四章	雾林激战	161
第十五章	新伊甸园	180
第十六章	木乃伊人	194
第十七章	暗室惊魂	205
第十八章	荒岛疑云	217
第十九章	山腰扼杀	228
第二十章	万里层云	239
第二十一章	最后献祭	251
第二十二章	新铁三角	265
第二十三章	飞流直下	275
番外篇（一）	通往你的路，是我唯一的归途	289
番外篇（二）	本色英雄，愿有人与你偕老	294



第一章

八月桂香

秋阳灿烂，长空湛蓝。

虹市靠海，秋天空气湿度恰到好处，凉风习习，整座繁华都市仿佛被清新剂净化过，舒适宜人。

虹江如一条流动的缎带，穿城而过，江水澄澈如碧，鱼在水中戏得正欢，江面上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顺水东流。

虹市罪案研究，白色办公楼前有一棵桂花树，树下立着一个身形瘦削的年轻女子。

女子五官秀巧，长发披肩，脊背挺得很直，米色的风衣，白色衬衫，黑色西裤，非常职业干练的装扮，简约而不单调。

胸前那条橘黄色的丝质围巾，尤其让人眼前一亮，在秋风吹拂下，轻盈飘逸。

宁澄微微仰头，看着桂花树，一簇簇淡黄色的花儿躲藏在枝叶间，似腼腆少女，羞答答地吸引着蜂与蝶。

八月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可对她说来，香飘四溢，芬芳馥郁这些形容词，只能从字面上理解，无法有切身的体会。

宁澄静立片刻，进入办公楼，直接上三楼研究所的办公区，参加研究所法医招聘考试的复试。

罪案研究所成立于半年前，直接隶属于省厅，专门处理连环凶杀案，能在这里工作，对于法医人类学专业出身的宁澄来说，极具诱惑力。

工作人员把她引入一间会议室，里面已经有一个穿黑色正装的女孩在等着，正埋头看书。

宁澄看了下时间，距离复试开始还有半个小时。

工作人员离开后，她想要跟黑衣女孩打声招呼，无奈她一直低着头，当她不存在一样，她只能找了个空位坐下来，保持静默。

宁澄感觉气氛有些压抑，她不想再看书，复试以实操为主，这个时候看书也没什么用。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橘子，剥开，分了一半，起身递给对面黑衣女孩，并主动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宁澄，你吃橘子吗？”

她重复了三遍，对方敷衍一句：“不用，谢谢。”声音异常冷漠，连头也没抬。

宁澄有些尴尬，再次坐下来。

门突然被推开，一个穿红衣服的短发女孩，像一阵风一样飘进来，看到她手中的橘子，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瞬间放光：“啊，橘子，我要吃！”

红色身影飞奔到宁澄面前，像龙卷风一样把她手中的一半橘子卷走了，直接塞进嘴里，一边吃，一边点头夸赞：“嗯，好甜，太好吃了。”

宁澄笑望着她：“你也喜欢吃橘子吗？我也喜欢。我爷爷说我是有事吃橘子，没事也吃橘子，开心了吃橘子，不开心了也吃橘子。我这还有，再给你一个。”

她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两个橘子，原本想给她们一人一个，想起刚才碰壁的经历，她只能把两个橘子都给了短发女孩。

她们两个因为吃橘子，很快自来熟边吃边聊，也自报了家门，红衣女孩叫杨芸。

“诶，宁澄，你听说了没有，咱们研究所里有位陆教授，可厉害了，人也长得很帅，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

杨芸话还没说完，一直埋头看书的黑衣女孩终于抬头，很不客气地打断了她。

“你是来参加考试的，还是来找男人的？无聊！”说完这话，这人就起身离开了会议室，留下了一个孤傲的背影。

杨芸“嘿嘿”了两声，并不在意，继续边吃边瞎侃。

宁澄笑了笑说：“有没有女朋友我就知道了，没见过本人，据说这位陆教授神踪隐秘，只在重大案件的时候才会出现。我看过研究所关于他的介绍资料，田纳西大学犯罪心理学和人类学双料博士学位，是被苏格兰场和FBI争相聘用的犯罪心理学顾问，听说很厉害。”

她也搜索了一些新闻资料，知道这个陆教授来中国前，就被业界授予了一个很具东方韵味的称号——Chinese Dragon。

宁澄对这位颇负盛名的“中国龙”也不免好奇，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可惜，这半年，从报名，初选，参加笔试，到现在复试，她来过研究所多次，一次都没见到他。

半个小时已经过去，工作人员进来，领她们去换工作服，进入实验室，投入紧张的复试。

三个复试者在实验室操作期间，研究所的监控室内，正站着两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注视着屏幕。

穿白大褂的男人，戴着银色金属框架眼镜，整个人看起来俊朗雅致，脸上挂着和煦如春风般的笑容。他是研究所的负责人一常梓杨。

常梓杨双手撑在桌面上，很专注地盯着屏幕，视线在三个身影之间来回逡巡。

另一个身穿警察制服的男人，身形健硕，剑眉星目，英气十足。此人正是市刑警队的副队长——林啸波。

林啸波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刀法最快最娴熟的女孩身上，他记得她的名字——宁澄。

屏幕上，女孩身穿白大褂，戴着白色口罩，只有柳眉下的那双眼睛，乌黑发亮，像被墨染过一样，紧盯着手中的操作。

戴着白色乳胶手套的双手持刀，正熟练精准地解剖尸体，动作非常娴熟流畅，如行云流水般，完全看不出是应届毕业生。

她第一个完成所有的操作项，但没有离开，似是怕惊动另外两个考友。她轻手轻脚地走到角落一个空椅旁坐下来，没坐多久，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橙子来。

林啸波眉宇微蹙，她要在四处弥漫着福尔马林等各种刺鼻气味的实验室吃橙子？

女孩手中的橙子看起来皮很厚，不容易剥，她又戴着手套，手指不敏感。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三下两下就把橙子的皮削完了，速度快得像是练过一样。

她削完皮，把橙子分成了四份，只拿了其中一份，开始吃起来，一边吃，一边看着另外两个女孩的背影。

常梓杨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我这小师妹真是一点都没变，‘小宁飞刀，一刀见血’，果然名不虚传，下刀还是那么快狠准。你看她，削个橙子都那么厉害。这丫头，对着尸体也能吃得下东西，真是吃货！”

他忽然意识到说漏了嘴，忙解释道：“林队长，你千万别误会。她虽然是我学妹，但她并不知道我现在是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

林啸波眼睛仍盯着屏幕上吃橙子的女人，说了句：“我相信她完全有实力凭她的专业能力进入研究所。”

“赞同！招聘公告挂了有半年，来参加笔试的人已经无数个，目前为止，我觉得她是最适合的。这三个人，只有宁澄学的是法医人类学，陆教授指定要这个专业的人。她笔试和杨芸并列第一，但实操能力明显甩出她好几条街。可惜陆教授今天没来。”

屏幕上，吃橘子的女孩突然被另一个女孩叫过去，像是请她帮忙做什么。

复试中有团队合作的考项，请她合作操作的是骨骼脱脂漂白，这么简单的操作，为什么还需要请她来做？

常梓杨心中疑惑，他也是法医出身，对她们复试的内容很熟悉。

骨骼脱脂的方法不难，将骨骼放入有机溶剂中浸泡，溶剂浑浊后更换新溶剂，直至溶剂不再浑浊为止。

骨骼漂白同样很简单，将骨骼清洗后，用1%的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进行浸泡。

宁澄顺利完成了操作，但中间去柜台拿双氧水溶剂，在柜台前停了大概有五分钟。这一停顿，对于一个操作快速精准的高材生来说，很不正常。

复试已经结束，实验室里的三个人陆续离开，屏幕上只剩下空荡荡的实验室。

“应该就是她了。”林啸波松了一口气。

“这个……”常梓杨声音含糊。

“全军覆没。”他们身后，突然传来另一个声音。

甘冽醇劲的声音，仿佛从深渊底下传来，经幽冷的深潭过滤过，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也没有一丝温度。

常梓杨和林啸波双双转头往后看，他们一直专注于屏幕，并不知道，身后何时站了个人。眼下也只看到一个傲然离开的高大背影，手里提着一个黑色旅行袋。

复试结束后，宁澄走到研究所楼下，和杨芸道别。

宁澄转身看向黑衣女孩，她现在已经知道她叫庄婷。庄婷急匆匆地向她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

在复试过程中，庄婷邀请她一同合作完成了骨骼检验标本的处理操作。

通常，案发现场的骨骼初检完成后，相关工作人员会将现场提取的骨骼及骨骼残片，送法医人类学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检验鉴定。

在检验工作开始前，首先要对检验的标本进行处理，包括去除软组织，骨骼脱脂与漂白，骨骼残片修复等。

这些操作并不难。庄婷笔试第二名，操作能力很强，性格稳重，宁澄一直没明白，她为什么主动邀请她合作完成骨骼脱脂与漂白。

考试的规则是，独立完成的项目，独立计算分值，团队合作完成的项目，会给团队成员同时加分。这等同于，庄婷在主动给她送分。

只是，最简单的操作，她却卡了壳。

宁澄准备进行骨骼漂白前，装过氧化氢的溶剂瓶空了。她去装药剂的柜台取，没有找到贴有过氧化氢标签的溶剂。

她后来发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瓶没有贴标签，里面都是无色透明的液体。柜子旁边的地板上，有两张小标签：过氧化氢，酒精。

这是巧合吗？宁澄心里自问自答，应该是工作人员不小心把标签弄掉，没有及时贴回去。

四周很静，研究所院子里只有她一个人，枝叶茂盛的桂花树旁，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一阵风吹来，雨点般的桂花淅淅沥沥地落下来，很快铺了一地，花瓣打落在她头上和身上。

她微微仰头，伸手去接，花瓣没有接住，手中却多了一片绿色的叶子。金色的阳光照射下，绿叶的脉络清晰可见，仿佛人体内的血管。

宁澄看着手中的叶子，会心一笑，准备离开，刚迈出去的腿，还没落地，突然又收了回来。

地面上已经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花瓣，早晨下过雨，被人踩过的地方，花瓣像被蹂躏摧残后的尸骨，宁澄看着心里微堵。

她环视四周，院门口角落里有一把长扫帚，她退回去拿了扫帚，把地面上的花瓣扫到了桂花树底下。

扫完以后，宁澄已是满头大汗。她把扫帚放回，拍了拍手，感觉头发有些乱，想找镜子照照，发现包里没有，估计是早晨出门急忘了带。

宁澄走到黑色车前，对着车窗玻璃，就着自己的影子，随手将头发简单地拂弄了一下。

车窗玻璃反射的身影，略显消瘦，长发披肩，五官秀巧。韩伊琳说，她是那种不需要刻意打扮，也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的女人。这样的盛赞，是个女人都爱听。

宁澄对着影子，右手握拳，给了自己一个很自信的笑。

她戴上墨镜，准备离开，还未起身，车玻璃突然落下来，在大概四指宽的距离处停住。

幽暗的车厢内，坐着一个男人，灰色高领毛衣的领子高高竖起来，几乎把他的半张脸都遮住。剩余的半张脸，精短的黑发，光洁饱满的额头……

每一处都像浓墨重彩的油画，尤其浓黑剑眉下的眼眸，漆黑深邃，像是墨汁泼上去的一样，目光笔直迫人，眼神倨傲清隽。

宁澄立刻往后退了一步，墨镜还挂在鼻梁上，微微低头，眼睛从眼镜与额头之间的缝隙看向车里面的男人，慌了一下，说：“你你……有人在，你为什么不出声？”

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视线在她身上停留了大概半秒，迅速移开，看向前方司机：“小司，开车。”

简洁利落的声音，醇厚低沉，富有质感。

他的声音，和他的眼神一样，甚至那两指宽缝隙所展示的他身上的一切，无处不染着傲娇的底色。

玻璃窗缓缓上升，车子已经启动，开始转弯。

车窗将要闭合的那一刻，宁澄突然瞥见车内有一个黑色的袋子。

白骨，血，哭声，求救声……各种无法用语言描绘的画面和声音，像玻璃碎片一样，砸进她的脑海。

她一惊，怀疑袋子里面可能是证物，那个男人，说不定是个变态杀人狂，她必须拦住他！

宁澄迅速摘下墨镜，挥手叫“停车！停车”，但车子却已经开出大门，绝尘而去。

她大步跑到马路边，想要拦一辆的士追上去。

不巧的是，此时恰逢中午高峰期，路上堵得厉害，出租车也正是两班交接时间，拦了好几辆车，都不愿意停下来。

宁澄望向黑色宾利车开走的方向，车子早已不知去向。

他的车是从研究所开出来的，难道是刑警队、法院或检察院之类的单位，到这里来送检尸骨？

“宁小姐，你要去哪？很急吗？我送你过去。”她身边突然多了一个高大身影，声音清润温和，让人如沐春风。

她随口回答：“没，我没什么急事。”

“但你脸色好像不太好。我送你去医院？”

宁澄闻言，迅速转身，眼前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俊朗坚毅的脸，她感觉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最终还是他身上的制服提醒了她。

“林队长？你好。”

她第一次来研究所初选报名的时候，见过他，当时他问了她好几个问题，最后还鼓励她，让她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

林啸波嘴角一弯，似是很开心，她还能想起他，递给她一瓶矿泉水，瓶盖已经拧开。

“你先喝点水。”

宁澄确实感觉到渴，接过矿泉水，说了声“谢谢”后，仰头喝了一大口。等她喝完，林啸波坚持要送她回家，他态度谦和，给人一种领家哥哥的亲切感。

两个小时考试下来，刚才又这么一惊一乍，宁澄感觉浑身疲惫无力，整个人像被什么碾压过。她没有拒绝，上了他的车。

车子平稳行驶在宽阔整洁的马路上。车窗没有关，宁澄看着窗外。

大道旁，有一个生态公园，金秋时节，金子般的黄，火一样的红，翡翠般的绿，放眼望去，整个公园像被版画家精心上了色，在阳光下闪烁着光亮。

虹市是个夏长冬短的临海城市，虽然已是秋天，却和夏天没什么区别。街道上，随处可见吊带裙、热裤等各种清凉打扮、各色肌肤的路人。街头广场上，有杂技团在进行精彩的街头表演。

道路两旁，偶尔会有年少而富有青春活力的学生，踩着脚踏车或溜冰鞋滑过，卷起一阵旋风，展露鲜活的生命力。

这个充满激情的城市，像一个狂热的伦巴舞者，一年四季都在舞动着。

凉风吹拂下，宁澄精神渐渐恢复过来。

林啸波一边开车，一边跟她聊天，她偶尔转过头看向他。他的视线不自然地落在她身上。

女人无疑长得很美，气质亦卓然。如云黑发，一半散开，随意披在肩上，上面一半

用一个金色的发带绑着，衬得她脸上的皮肤，像霜雪一样白。细眉如柳，仿佛用墨水一根根浸泡过，一双如江水碧空一般澄澈的黑眸，水润空灵，传神动人。

林啸波每次看到她的眼睛，便感觉她身上像是有磁石，他的视线像是沾满了铁屑，他需要花一番工夫，才能把视线一次又一次，不着痕迹地从她身上移开。

按照她指示的方向，他把车子在一个路口靠边停下来。

宁澄转身向他道谢，准备下车，无意间发现，他像是有什么话对她说，但每次嘴角抽动半天，又咽了回去。

她主动开口，笑问道：林队长，我已经没事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林啸波没有顺着她的话，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不做法医，你想做什么？”

他的问题让她有些措手不及，她思索片刻，笃定回答：“我爷爷说，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就行，我就做法医，没有想过做别的。”

“……”林啸波脸色有些黯然。

宁澄当时不明白他这种表情代表什么含义。

一个星期以后，研究所的一个电话，给了她答案。

时光荏苒咖啡馆位于虹市大学附近，此刻一如既往的安静，温馨。

咖啡馆装修风格很有格调，颇有艺术气息，馆内人不多。宁澄坐在露天的座位上，一边喝着橘子汁，一边欣赏街景。

常梓杨打来电话告诉她复试结果，她才知道，原来他是研究所负责人之一。他们是同校校友，他比她高几届，学的是法医毒理学。

宁澄听到落选的结果，虽然难受，但并没有觉得特别意外，短暂难受之后，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

她得知是那个神秘的陆教授揭穿了她的异常，有些惊讶，听到那些心理分析，她更觉得很神奇。

安慰钟摆，宁澄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名词，常梓杨很详细地给她解释。

安慰钟摆，女性常见的一种颈部安慰方式，用手覆盖在胸骨上的切迹。当对一名戴项链的女性进行观察，如果她把玩胸前的项链，说明她有点紧张。如果将手指伸向颈窝，即胸骨上的切迹，说明有什么事情令她焦虑不安。多数情况，如果她用右手盖住自己的颈窝，她会用左手拖住手肘，压力过后，右手会放低一些，并逐渐放松下来抓住左臂。如果局面再次紧张，她的右手会再次上升至胸骨上的切迹。手臂的运动有点像应力计上的指针，总是根据压力的程度变化着，从静止上升至颈部（垂直），然后再回落……

宁澄回想了一下复试过程中的表现。她中途停下来去拿溶剂的时候，当时很紧张，

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怕被人发现一样忐忑不安，确实有这些小动作。

那个陆教授从始至终没有看到她，竟能从视频中一眼看出她在紧张。

宁澄更想不到的是，他直接指出，她没有嗅觉能力。

按理，她根本不能做法医的工作。可有时候她就是一根筋，明知道不可能，却还是不想放弃。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执念，亦或许是遗传了她父亲骨子里的那股拧劲，即使有她母亲那种随性潇洒性格因子掺和，也没能把她的这种拧劲中和稀释掉。

小时候，她的理想是做一名外科医生，像她母亲一样。她从来没见过她母亲，只从她父亲口中听到一些关于她母亲的事情，知道她很优秀，很尽责，怀了孕，一直到快生她的时候，才离开手术台。母亲在她心里的形象很伟大，她希望像她一样。

可后来体检，发现她没有嗅觉能力，常人难以忍受的尸臭味，她没有任何感觉。学医是不可能了，既然救治活人不成，那就研究死人，所以后来，她萌发了学法医的念头。

刚好她父亲是学人类学的，做了一辈子的考古工作，她因此了解到了法医人类学。

虽然也是以医学为基础，但法医人类学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骨骼和骨骼残片，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解决司法审判工作中与骨骼有关的个体识别问题，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为案件审判提供证据。

宁澄觉得这个专业对嗅觉的要求不会那么高，就选择了这个专业，一直到半年前本科顺利毕业。

但这半年来的求职经历，却并不顺利。几乎每一次参加入职考试，都有类似的经历，笔试成绩很优异，复试的时候，连最简单的分辨不同药剂气味的测试都通不过。

很不幸的是，她每次都遇到了这类测试。

后来，宁澄无意中觉察到了她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特殊能力。

她闻不到气味，但如果她想闻出某种气味，她可以集中所有的精神去感知，脑海里会形成相关联的画面，她再由画面判断出气味。

她在复试的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分辨出过氧化氢和酒精。

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是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液体。医疗上常用3%的双氧水进行伤口或中耳炎消毒。

酒精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易燃、易挥发的无色透明液体，具有特殊香味，并略带刺激，微甘，伴有刺激的辛辣滋味，易燃，其蒸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她触摸溶剂瓶，这些文字描述，会对她形成刺激，同时在她脑海里形成相应的画面。

当时，宁澄左手触摸过氧化氢的玻璃瓶，闭上眼睛，脑海里瞬间雾蒙蒙的一片，身体有轻微的刺痛，她放开手，刺痛很快消失。

她再用右手握住酒精的玻璃瓶，脑海里的画面瞬间切换，出现一片花海，蝴蝶翩

翩起舞，似锦繁花很快被熊熊大火吞噬，她浑身灼痛无比，仿佛她自己置身在火海当中……

平常她不会轻易用这种方法去分辨这些刺激性气味，会很容易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宁澄没有在电话里解释她嗅觉异常却能闻到气味的原因，转而问他：“学长，我不能问问，她们两个谁入选了？”

“都落选了，我们还得继续找。”

“为什么？”宁澄更想不通了，“能不能告诉我，她们的问题都出在哪里？”

电话里的人迟疑了片刻，详细给她做了解释。

杨芸和她笔试并列第一，但在复试中，动手能力一塌糊涂，第一个就被淘汰了。

庄婷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和她不相上下，原本可以入选，却因复试中请她合作，让她来操作骨骼脱脂和漂白这个环节，结果落选。

“陆教授说，庄婷是故意让你暴露了没有嗅觉的缺陷，她应该看出了你的问题。陆教授最不喜欢这种心术不正，用不正当手段竞争的人，这个岗位以后还要兼任他的助理，所以他最有话语权。她落选也是必然。”

“……”宁澄像是当头被人重重敲了一棒，脑袋里响起嗡嗡的轰鸣声。

她仔细回想，庄婷是怎么看出她没有嗅觉能力的？

她推想，最有可能是，庄婷那天比她早到，从楼上窗户里看到了她。研究所院子里的桂花树，那么浓郁的花香，她却闻不出来。庄婷这么聪明，应该也看出了她的异常。

正如那个陆教授所言，只有她，不是用鼻子在闻气味，而是用眼睛在看，用手在摸。

电话打了近半个小时，宁澄听到有人在叫常梓杨，她只好让他先去忙，改天再请他吃饭，表示感谢。

挂了电话，她一口气吃掉了三个橘子，心里说不出什么感觉，难受已经没有了，毕竟问题出在她自己身上。

她只是觉得很遗憾，她一直很自信她的专业水平，也庆幸这次没有遇到闻气味判断溶剂属性的考题，以为进研究所是十拿九稳的事。

她却没想到，会遇到庄婷这样一个竞争对手，又遇上那个神秘的陆教授，声名在外的心理学、犯罪学、行为分析专家，果然名不虚传！

宁澄想不服，也不得不服。

韩伊琳端着一杯橙汁走到她的桌前，把橙汁递给她：“我请你。”

韩伊琳是这家咖啡馆的工作人员，年龄和她相仿，人长得恬静柔美，披肩长的黑色秀发，扎成两个麻花辫，喜欢穿收腰的X型长裙，只是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人美手也巧，会做各种各样的糕点。

宁澄经常来这家咖啡馆，渐渐跟她熟了，两个人成了朋友，私底下经常会一起吃饭看电影。

她这次参加研究所考试的事情，她也跟她说过，大概觉得她会不开心，所以拿一杯又一杯的橘子汁来哄她。

宁澄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谢了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有很多时间了。下次你去我们家的水果店，本橘子小姐亲自榨橘子汁给你喝。”

“宁澄，要继续坚持，不然你会后悔。”韩伊琳说话表情一向很严肃，并且，没有废话，每个字都像精挑细选才说出来。

“……”宁澄正喝着饮料，听到她这么富有哲理的话，差点被呛到。

有人在叫点单，韩伊琳跑过去招呼客人。

宁澄喝完剩下的饮料，坐了一会儿，便起身离开。她刚走出咖啡馆，韩伊琳也跟了出来。

她以为她是担心她，反过来宽慰她：“伊琳，不是我不坚持，而是我的坚持很有可能是错的。我爷爷的水果店也需要人帮忙，以后我会帮他好好打理。他年纪大了，我不能一直这样耗着，至少要先做点事情，赚钱养活自己。”

韩伊琳嘴角抽动了两下，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宁澄拍了拍她的肩：“放心吧，我也没说以后就不做法医了，要看机会。你也知道，我就是那种吃着锅里，看着碗里的人。鱼肉和熊掌都要，橘子也要！”

她的冷笑话，终于让韩伊琳脸上的笑肌有了点动静，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浅淡的笑容持续不到半秒，突然僵住，两弯柳眉下的大眼，直直地盯着角落方向的一张桌子。

宁澄循着她的视线看过去，一个年轻男子坐在角落里，西装革履，相貌英俊，脸上的笑容却有一丝痞气，正向她们挥手，以示招呼。

宁澄脑海里猛然闪过很血腥的画面：韩伊琳浑身是血，被这位年轻男子抱着，他不停地重复叫喊着：“伊琳，我爱你，你快醒醒……”声音凄绝无比，令人心碎。

韩伊琳脸上怒容骤现，欲冲过去，被宁澄拉住：“危险，不要去！”

她声音不稳，脸色苍白，把韩伊琳吓了一跳：“你是不是不舒服？我送你去医院。”

宁澄匆忙止住她，喘息了片刻，恢复了镇定，再回头看向角落，座位已经空了。

更让她意外的是，她问韩伊琳跟刚才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根本不认识他。

“不认识最好，千万不要靠近他，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宁澄第一次这么武断地仅凭一面之缘就评判一个人的好坏。

“为什么？你认识他吗？你别告诉我你真的有什么神奇的第六感，可以预见生死？”韩伊琳脸上堆满疑惑的表情。

宁澄没有向她解释，她上大学那一年，她父亲要去一个原始村落挖掘古墓，临出发

前，她也有过类似的预感，脑海中看到他浑身是血。

但她父亲很顽固，不相信她说的，坚决按计划出发，结果真的就出事了。

难道韩伊琳也会出事吗？

幸亏韩伊琳比较好说话，非常笃定向她承诺，她绝对不会跟这种来历不明的人有任何往来。宁澄这才放心地跟她道别，离开了咖啡馆。

回到家，她立刻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里键入三个字：第六感。

第六感，是标准名称“超感官知觉”的俗称，又称“心觉”，这种能力能透过正常感官之外的管道接收讯息，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与当事人之前的经验累积所得的推断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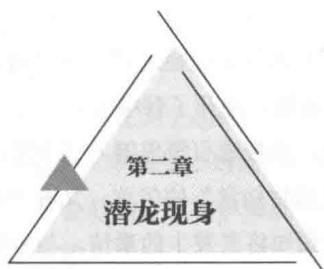
普通人的感官(五感)包括眼(视觉)、耳(听觉)、鼻(嗅觉)、舌(味觉)、肌肤(触觉)或是其他现今科学熟悉的感官。但因为感官的定义很模糊，所以“超感官”的定义也很模糊，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超感官”是指现今科学还不熟悉的讯息，这些能力与现代研究的神通有相应之处。

.....

宁澄被这些陌生的名词困扰住。

她真的有第六感吗？

还是因为她在复试中强行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去识别氧化氢和酒精，导致她久未有的幻觉，再次出现？



第二章 潜龙现身

翌日，天气突变，冷风袭入虹市，气温骤降。

清晨的时候，下了一场雨。

宁澄在熟睡中，被雨点打落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声音吵醒。她刚伸出手来，顿觉一股寒意钻进温暖的被窝，马上又缩了回去。

虹市的气候，除了夏长冬短，四季不分明，还有一个特点，变化极快。

宁澄在被窝里赖了几分钟，想起要去看店，还有她昨晚开始酝酿的新计划，蹭地从床上跳起来。从衣柜里窸窣窸窣翻出白色的粗线毛衣，蓝色牛仔裤，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洗漱完，赶往水果店。

清晨的空气清新微冷，下过雨的街道很干净，水果店和她住的公寓相隔不远，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到了。她穿过马路，远远地便看到招牌一拾果园。

宁澄走进拾果园内，里面只有一个老人，正在摆放橘子。

老人面容清癯，里面穿着格子衬衫，外面套了一件棉袄，下身是蓝色牛仔裤，且习惯性把衬衫插入牛仔裤里面，脚上帆布鞋，头上顶着鸭舌帽。

这样的装扮，完全不像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该有的样子，可正是她那个不服老的爷爷惯有的装扮。

宁浩然年过七十，年轻的时候一直种植橘园，年纪大了仍然闲不住。

宁澄在父亲离开后，坚决反对老人家一个人住在郊外，怕有不测，就把他接到了市里，开了这家水果店，算是给他一个安身立命的寄托。

水果店不大，十平方米都不到，只卖一种水果一橘子。

宁澄自出生后，没有吃过母乳，她父亲说她是吃橘子长大的。他们可能夸张了些。不过，她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从小吃多了橘子的缘故，虽然她没有嗅觉，但她始终觉得，她可以闻到橘子的味道，酸酸甜甜，带点微苦。

总之，她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橘子小姐，连她的小名，也是橘子。